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丐

### 一、鬆蔭下臥著一個斷臂的乞丐

河南嵩山古稱中嶽，太室、少室峰巒奇秀，兩峰對峙，相去約三十里，一則雄偉莊嚴，一則瘦削靈秀。而山陰溝陽一帶，直達龍潭、盧岩兩寺更多奇景，自唐以來高人隱士代有幽棲。而少林寺又為武家名區，自成宗派。四方英雄豪傑之上望風歸附，以故異聞奇事眾口爭傳。實則寺僧久慣山居，山勢險峻，習於勞苦，單是體力便比常人健強得多，加上世傳武功，自然看去個個精神，人人強壯。如論真正武功造詣，不特限於天資和體力強弱，便所傳授的師長也有情感愛憎之分。

那些因蒙師長垂青、認為衣鉢傳人的，固是獨受恩知，秀出群倫；而資質愚魯、性又桀驁的，不為師長所喜，在在寺中苦練多年，不特終日做些粗事，難窺本門心法，為了寺規太嚴，甚者還有重責被逐之險。

這些人雖然未得少林真傳，但自唐宋以來，寺僧注重武事已成宗風，代有名人，習武已成常課，平日耳濡目染，競相仿習；而寺中風氣，本領不到家的又決不許下山，除非偶然乘機逃走，即使犯規被逐，平日也曾經過考驗，多少得有一點根底。否則重則處死，輕則禁閉廟後洞室之中，令其苦修，期滿釋出，想走仍是不能，甚或終身禁閉均在在意中。

此舉原因少林寺名頭高大，為防放出敗類或是廢物，在外面打著原來旗號招風惹事，有損本廟名望之故。無如全廟和尚太多，人心不一，更有江湖豪俠、綠林盜賊借著出家偷學武藝，只管廟規嚴厲，對於新投到的門徒限制甚嚴。

初入門的三數年中只留廟中做那砍柴挑水諸般吃力不討好的苦役，休說習武，連影子都看不見。後殿許多密室深房又均禁地，漫說不能走進，內裡師長和先進同門多半具有一身絕技，武功高強，如冒險前往窺探，稍一行動便被警覺，不死必受重傷，端的厲害非常，非滿年限，經師長同門暗中考察，試驗過數次，休想學得一點門徑。

可是人類均有情感，而這些來人大都用盡心機，抱著臥薪嚐膽之念而來，人又格外機警深沉，外表裝得十分老實自然，絲毫不露來意和真實姓名來歷，只說自來信佛好武，苦無名師傳授，不遠千里慕名來投，無論多麼嚴苛規條全都遵守。對於一班先進同門以及全廟僧眾個個恭敬，言動謙和，做事尤為勤敏。

哪怕是燒火的也敬如師長，平日話都不說一句，專在暗中去用心機。等到三年苦役做過，能夠學到一點基本功夫，全廟僧眾凡能常見的差不多均成了他的至好。至於機緣巧合，偶蒙師長看重，不滿年限便加傳授的更不必說。

來人明有一身武功，始終隱而不露，只作不會，從頭學起，這等誠厚聰明、用功勤奮的徒弟誰不喜愛器重？等到武功練成，方始略露口風，逐漸表明來意，不是受有強敵危害，身家安危所關，便是父母之仇，意欲請命下山，前往報復。

彼時師長雖然明白錯用心機，無如師徒情義已深，再見來人詞色悲壯，想起用心之苦與多年服役之勞，只得召集一班武功好的僧眾，按照廟規定期送行。擇一月黑風高之夜，設下數十重埋伏，令其由內而外打將出去。

本意多想留難，誰知來人多年苦心，早與全廟僧眾分別結納，有了極深情誼，又得了師門真傳，雖非敷衍了事，禁不住手下留情，除非來人性躁氣浮，所學未到火候，連所交的僧眾也恐其出去丟臉，將其打傷退回重學而外，十個倒有八個通行無阻。

有那秉賦特佳、天資穎悟、盡得師門法乳的，竟無須乎僧眾循循，憑著真實本領打了出去。下山時照例奉有嚴命，在外不許提起少林寺三字。但這班人以前多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多年不見，二次出世武功忽然大進，所習家數一望而知。再要有什仇恨前往報復，當時轟動，往往由此循環報復，仍要牽涉到少林寺的本身，連師長也被引了出來，幾乎不可開交。

因為投寺學藝的人本來底子就好，加上師長憐愛，自己用功，均有驚人本領，結果終是少林寺一面占了上風，所以多少年來前往學藝的不知多少。限於祖規成例，即便明知對方有為而來，也不能加以拒絕，只得在初來三數年中使其吃足苦頭，知難而退，最上乘的武功也不再輕易傳授。

少林寺中諸長老又曾對外聲言：本廟禪門乃是清修之地，世傳武功專為山居防身之用。寺中戒律謹嚴，除為國家人民出力御暴，從不向外惹事樹敵。何況佛門最忌嗔貪，只是本門弟子，不奉師命不許離山。

這些外來專為習武的人雖因舊規難於堅拒，一出廟門便與本廟無關，以後遇事便他本身師長也決不加過問，善惡禍福聽其自作自受等語。經此一來，雖然好了許多，學武的人依然來之不已。為了寺僧連經幾次大風浪，對於來人多存戒心，往往苦上多年毫無所得而去。

這年又一少年來投，名叫沈鴻，本是湘陰民家。因受上豪欺凌，母親早死，老父良懦，田業被其侵佔。胞妹年輕美貌，又被土豪狗子看中，強搶為妾，並將老父陰謀暗殺。始而悲憤欲死，想與仇人拼命。

一則寡不敵眾，又因老父臨終時遺命悲號說：「我沈氏全家忠厚，本分人家，無端遭此家敗人亡之禍。我兒以後必須忍辱負重，臥薪嚐膽，為我申冤報仇。此時仇人財勢兩盛，無論官私兩面均無異以卵敵石。

「最好對我今日被人用暗算之事隱而不露，能夠暫忍奇恥大辱，假作你妹子木已成舟，與仇人匿冤相交，相機下手固好；如恐玷污清名，為鄉黨鄰里所笑，不能忍受，葬事一完速往岳州。當地還有水田和一小園，原是昔年你舅父開荒所得，仗著終年勤苦力作，又開了一家木行。

「我一個讀書人，稍微懂得一點江湖門徑全是聽他所說，否則日前被敵人黑手暗算也決不會知道。如今你妹雖被搶去霸佔，趁著仇人新婚頭上，知我父子文弱孤立，害我陰謀不曾發覺，你再裝著膽小怕他，便住在此也可無事。再要照我所說移居岳州，更不致引起仇視。」話未說完，人已氣絕。

沈鴻位血悲號，盤算了一夜，安排好了喪葬，直往土豪家中，說是要見妹子一面，別無他意。土豪看他無用，狗子為美色所迷，竟然允諾。兄妹二人談起父死，抱頭痛哭了一陣，同往上墳。

土豪也跟了去，以為陰謀未被發覺，還裝好人說：「以前爭執多是下人誤會，所奪田產均願奉還。」

沈鴻推說：「別處田業頗多，本地一點薄產願作舍妹陪嫁。你對舍妹雖以妻禮相待，借口雙桃，無如先父固執成見，並未明媒正娶，易受外人輕笑。如今木已成舟，舍妹斷無另嫁之理。我在本地委實無顏立足。等到田產交割清楚，便須移居外縣，只望善待舍妹便了。」

狗子雖然凶狡，因沈鴻說時十分誠懇，又是言明才走，交割田產尤為細心，懷有仇怨不會如此，一時色利昏心，專往好處去想，誤以為真，竟令安然走去。

沈鴻到了岳州，因乃父被人用下手點了死穴（湖湘間木排上人當年多善一種極厲害的點穴，稱為下手），先只打算尋到舅父任安，請一名排師，學會點穴法，遇機報仇，暗殺仇人父子。任安認為這類點穴法無論多高，不會武功仍是無用。對方養有不少武師打手，本人又是行家，一個不巧，弄巧成拙，連想同歸於盡也辦不到。

甥舅二人密商了三日，經人指點，說起少林寺的威名，意欲前往學武，議定便即起身。沈鴻心志雖極堅毅，無如時機不巧，少林寺中幾位高僧有的坐關，有的雲遊未歸。住持人為了近二十年連出事變，生了戒心，性又固執，一任沈鴻血淚哭求，仍令和尋常新來的人一樣服那三年苦役。

沈鴻雖是小康之家，從未受過這樣勞苦，為了血海深仇，仗著體力尚好，依舊咬牙忍受下去。只是復仇之念太切，每一想起老賊年邁，寺中歲月深長，不知何年才將武功練成，以慰九泉之望，便背人痛哭起來。

似這樣心身交瘁，不消三月人已瘦成一把骨頭。當地距離水源大遠，廟中人多，全仗僧徒挑水飲用，新來的人更是例行公事。沈鴻從未弄慣，自是苦不可言，此外又想不出報仇之法，日夜焦思，心如刀割。

這日又挑兩大桶水，由相隔好幾里的水潭勉強往上走來。時正天熱，昨晚又受了一點感冒。走到半山氣力不濟，獨坐山石之上休息。手撫兩肩紅腫之處，想起寺中僧徒全都笑他文弱，常說這種紈袴子弟也配學武，每以為恥。

當日應挑的水才只一擔已挑不動，習武報仇之事簡直無望，不禁勾動傷心，痛哭起來。為了山路崎嶇，沈鴻初服苦役，所行之路比較易走，但要遠出一半。

因恐同伴看見輕笑，坐處在崖後松林之中，地甚僻靜，忽聽身後有人喘吁吁喝道：「這是哪個該死的廢物，人家既看不上你，還不滾回去另打主意，來此鬼哭神號，吵我老人家瞌睡，真不要臉！」

回頭一看，身後不遠鬆蔭下倒臥一個斷了右臂的乞丐，彷彿大病初癒，腹中無食，在彼悶睡，剛剛驚醒，顛巍巍手指自己喝罵。說話雖是有氣無力，形態卻甚兇惡氣盛。仔細一看，那花子身材瘦長，兩腿又黑又瘦，枯柴也似。右膀齊腕斷去，只剩半截瘦硬如鐵的禿臂。說話也有氣無力，料其饑餓已久。

沈鴻生來好善，又當憂患之中，聞言並不見怪，反倒引起同情，便走過去，俯身笑問道：「苦朋友，不要怪我，我方才偶然想起心事，一時難過，把你吵醒，很對不住。可惜這裡無什吃食可買。天氣炎熱，我新由前山挑來的清泉可要喝上一點，稍微提神，我再給你一點錢，自去買些吃的充饑如何？」

花子聞言，把兩隻怪眼一翻，喘吁吁氣道：「你這娃娃好沒道理，我已四天酒米不曾下肚，人又怕熱，好容易在此睡上一會，被你吵醒，無心之過也還罷了，我連路都走不動，如何買吃的去？你看雲影天光，松風陣陣，何等清涼，我心裡又沒什事牽掛，這好所在怎捨得走？既然把我吵醒不好意思，身上錢又現成，不會去買點酒肉，陪我老人家吃上一頓，省得多受廟中禿驢們閒氣，豈不也好，說這現成話作什？」

沈鴻從小惜老憐貧，性情慷慨。這次棄家習武，又經任安指教，說出門在外，第一要忍氣隨和，虛心耐苦，對人不問貧富高低，均要一律平等，禮讓為先，才不致上當吃虧，受人欺害。再一想到親仇未報，當此臥薪嚐膽之秋，橫逆之來理應忍受。

到了少林寺，又和一班新投來的同門常在一起，多聞江湖上人行徑事跡，日子一多，看出無論是誰都比他強。第一樣體格健壯先不如人，漸把書生氣息去了一個乾淨，對人謙和已慣。

這時候雖覺花子老氣橫秋，說話無理，回看自己所穿白布短衣褲，為了不慣縫補洗滌，每日所做均是苦力，兩肩早已磨破，到處都是裂口，昨夜學人縫補又未縫好，東掛一片，西凸一條，皺痕累累，破碎之處尚多，方才挑水又撕裂了一片，連大腿都露出在外，布也成了黃灰色，這神氣和花子本差不了多少，難怪對方看輕，認為同類。

本就暗中好笑，又因花子談吐不俗，書生積習，以為對方起初讀過書，越生好感，便笑說道：「並非我說現成話，一則離人家太遠，我還要挑水回廟，也無暇買去。錢卻現成，你吃完再來，我也挑水回轉，陪你同吃幾杯不是好麼？」

花子笑道：「你真真心請客就好辦，那不是賣酒的來了麼？」

說時，沈鴻已聞得松林後面丁了當當之聲沿著山腳響來。這類響聲平時曾經聽過，因所行不是正路，心中有事，氣力又弱，恨不能早點把那三十擔水挑完，有時隔山望見一個挑擔的手持銅碗邊敲邊走，出沒林煙杳霜之中，聽人說是山中賣白酒的擔子，也未在意。

聞聲剛一想起這是個賣酒的，身受感冒，飲上幾杯也許除去風寒瘴氣。正在思忖，忽聽一聲長嘯，宛如駕鳳，起自身側，回顧正是花子所發，方覺此人先前說話有氣無力，此時嘯聲響振林樾，震得人兩耳嗡嗡，怎有這長中氣？

再往林後坡下一看，那酒挑本順坡後一片柳蔭一路敲著手中銅碗沿溪前行，已快過去，嘯聲一起，忽然轉身順坡走上，笑嘻嘻穿林而來。再看花子已把雙目閉上，緊靠鬆根不住喘氣，彷彿方才一嘯力已用盡，酒挑也到了身前放下。

賣酒人是個頭戴寬邊涼帽的壯漢，前面是一大木盤，上堆涼粉和各種作料，另外一些熟牛肉、豆腐乾和豆芽、鹵蛋等酒菜。後面挑著一個大圓籠，內是一個酒罈，旁邊還掛著兩個酒葫蘆。

停擔以後便朝花子問道：「你又遇見好主顧了麼？」說時不住朝沈鴻身上打量，微現失望之容。

花子先不理會，連問兩聲，花子忽把怪眼一翻，怒道：「王老三！你以為這娃請不起客麼？」隨對沈鴻道：「你這娃為何說話不算，方才把我吵醒，各自躲開也罷，偏裝大方，說要請客，把我酒癮勾動。我常年飯吃不吃沒關係，全靠每月幾頓酒度命，又沒有錢，只好到處裝死，遇見空子騙點酒喝。不提酒字沒事，只一有人請客便發饞癆，肚皮裡的酒蟲先就造反。你如說了不算，比要我命還難過，那可莫怪我和你拼命！」

沈鴻原因花子神情可疑，一個又病又餓的人，一聲長嘯震得四山齊起回應，半晌方息。想起來時任安所說，風塵中異人甚多，須要留心物色之言，只管留意察看，暗中尋思，不禁出神，忘了開口，聞言忙答：「朋友不要生氣，哪有說了不算之理？」

花子方轉笑容，喘吁吁說道：「該死王老三忘了我日前囑咐，不論何處，只聽我那嘯聲，必是遇見空子，有人會賬，酒癮也發到了極點。否則，這樣嫩娃十九難惹，吃他一頓好酒，當時痛快，以後必要糾纏不清，不知多少麻煩。不是饞得太難受，我才不屑於理他呢。說好一見面先給我吃上三碗五碗再說別的，還問作什，呆在那裡等雷麼？」

王二聞言，望著沈鴻，一面用碗打酒，意似遲疑，口中低語：「我知你說得不錯，無如你量太大，這位是廟中挑水師傅，身邊帶有那多錢麼？」

話未說完，花子已顛著一隻鐵也似的獨手將碗搶過，一口氣把那將近半斤的一碗白酒一飲而盡，滿臉猴急之容，連呼：「好酒，快來兩碗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真要狗眼看人低你就差了！」

王三一面接碗打酒，一面氣道：「我上當不是一次，雖然酒錢早晚取到，無一次不惹麻煩，就算這位師傅帶藝投師，是個有錢人，到底和你無什交情，你這頓酒要吃多少？人家肯給你包圓麼？」

沈鴻見花子連搶兩大碗白酒下肚，精神立振，人也坐起，與先前判若兩人，心想，此人也許真有酒癆，否則這類白酒何等香烈，怎能晃眼就是兩大碗，前後強弱相差至於如此？因任安贈有不少金銀，雖多存在廟內，身上也帶有些散碎銀子，這賣酒的自不知道，見我和此人穿得一樣破舊，知道寺中僧徒十分清苦，他人又是海量，難怪他不放心。

見花子口中索酒，斜視自己，睜合之間隱隱有光，越發生疑，忙笑說道：「王掌櫃不必擔心，我既請客，自然管夠。」

花子立現喜容，先把第三碗酒搶過，狂飲而盡，回顧笑道：「你這娃倒有一點意思，如非早看出你腰間銀包夠我吃一兩頓，還不喊他來呢！你既大方，索性亮一亮梢，叫他看清錢數再吃，省得狗眼看人，當你廟中窮和尚的小徒弟請不起客。」

沈鴻見他好些怪處，單那酒量也是驚人，早生好奇之念，連方才疲倦心事全都忘卻，素來大方，便把腰間所繫錢袋解下，還未打開，花子已劈手搶過，掂了一掂，笑道：「這裡面少說有四五兩，再吃好多頓也用不完。可惜這好繡工，為了誤信廟中和尚虛聲，糟成這個樣子，你也不怕暴殄天物？」

說著，隨將銀袋揣入懷內，笑對沈鴻道：「這下子他該放心，我也膽壯，等我看酒多少，如有剩餘，你也吃上半碗，解解疲倦。」

隨即起立，去往後挑，手伸壇內沾了一點嘗道：「這酒更好，居然還可勻出半碗給你。」

隨用碗舀了半碗遞與沈鴻道：「前面盤中還有牛肉，可以下酒，吃完人就精神了。」

花子取酒時背向沈鴻，沈鴻先未留意，等把酒接過一看，酒色微微發青，與前見不同，只當此酒與葫蘆所倒不同，雖覺花子用手沾過，有點嫌髒，因聞酒香撲鼻，中雜花香，平日也頗喜酒，只量不大，廟中清苦，酒直不曾見過，當此憂患艱難之際講什乾淨，含笑應諾，又取了一塊牛肉就酒。

多日不嘗肉味，覺著味美非常，酒更芳烈，便坐石上邊吃邊飲。約有一盞茶時，將半碗酒徐徐飲完，人已半醉，覺著心身舒暢

得多。

再看花子已一碗接一碗把那先後不下二十斤的白酒快要吃完，壇已見底，才把前面的牛肉、雞蛋等食物大把抓起，狼吞虎嚥吃去多半。只剩一堆涼粉和半斤多重一塊牛肉，用擔上荷葉把肉包好，遞與沈鴻道：「廟中吃得太多，你又不是和尚，隨他受這活罪作什？把這塊牛肉帶回去，半夜偷吃要香得多，明日再來此地，同你吃一頓好酒，幫你挑水，以免挑不夠數受禿驢們的惡氣。」

沈鴻人已半醉，隨手接過，也未細想。

花子吃完捧腹而笑，旁若無人，直像幾月沒有喝酒的樣子。又用獨手抓起酒罈，嘴對嘴把壇底餘酒飲光，笑道：「我已經叫王三把這擔水送到廟旁山石之後，省你挑它不動。你回時把它挑進廟內，對和尚說，今日有病，所欠的水改日再補，索性養息幾天，等人好了，願意受罪就待下去。」

「他們如不要你，或是看出無什指望，各自回家。到了開封如無所遇，可往老河口去，我再給你指條明路，本領且比禿驢他們強得多呢。照你為人心志，不消三年便可遂你心願。此時夕陽西下，日光正照松林，我最怕熱，要找地方睡覺去了。」

沈鴻回顧水挑不見，王三剛由前面趕回，才知先前只顧看花子大吃大喝，並想心思，不曾在意，水已被人代為挑走。

沈鴻初次在外，廟中過節規矩多半茫然，平日只知奉命服役，做些苦力，別的全都不知。又當酒後，更易忽略，剛點頭笑諾，花子已給了王三一兩碎銀子，獨自先行，頭也未回。一路步履歪斜，搖晃著一條獨臂，踏著斜陽穿林而去。

沈鴻忽想起忘問姓名，所說指點明路之言是否可靠，想要詢問，人已走遠，連王三也不知去向。以為明日必要再來，向其詢問也是一樣。飲酒之後，身已不再酸痛，正要回廟，忽見陽光穿林而入，日色已自偏西，猛想起出來時久，廟中清規甚嚴，吃得這等酒醉如何回去，反正水已無法挑滿，索性在此乘涼，少時回告病假罷。

念頭一轉，便倚著松樹半坐半臥，想等酒醒之後再走。不料連日疲倦過度，天氣又熱，吃了大半碗白酒，被涼風一吹，就此昏沉睡去。夢中聞得有人呼斥之聲，睜眼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廟中掌管雜役的和尚見沈鴻午出來挑水，久出不歸，命人查看，在廟旁山石後發現所挑水桶，人卻不知去向。

廟中清規甚嚴，近年為了帶藝從師的人甚多，良莠不齊，常在廟中惹事，限於舊規不便拒其入門，便用釜底抽薪之法，借著三年勞役加以磨折，使其知難而退，平日待遇十分嚴厲，除非真個病倒，絲毫不許偷懶。

管領這班服苦役的和尚名叫志梵，人本冷酷，不通情面，見沈鴻是個文人，江湖上規矩絲毫不懂，又無一點本領，強要習武，本就輕視；而一班先來的同門又多江湖上人，沈鴻不善拉攏，加以心痛父仇，終日尋思，沉默寡言，苦力又從未做過，惟恐眾人笑他文弱，挑水時節老是單獨行動，不與眾人合群，誰都看他不起，引為笑談。

內有一人名叫唐秋，是個小偷出身，人又陰刁，專喜捉弄同門，欺軟怕硬。沈鴻曾在無意之中口頭上犯了他的忌諱，心中懷恨，老想給他苦吃。無如沈鴻為人規矩，除卻每日挑水刻板文章，事完不是模仿同輩練那無師之學，便把隨帶書本取出觀看，與人無爭，受人欺侮譏嘲均是犯而不校，拿他無可如何。

這日發現沈鴻失蹤，便出尋找，見他醉臥林內，也不喚醒，先向志梵進讒說：「沈鴻紈袴子弟，帶有銀兩甚多，嫌廟中飲食清苦，借著挑水常往鎮上買酒肉吃，時發怨言。此時不歸，也許買了酒肉藏在樹林之內偷嘴。」

志梵聞言大怒，命人一尋，果在林中找到，身旁還有一包牛肉，酒也未醒。唐秋二次回去添枝加葉一說，氣得志梵拿了家法戒尺，命人喚醒沈鴻，帶回山門之外，親出喝罵，責以不守清規，偷懶開葷。如還想回廟內，便須在廟中黑房之內罰跪三日，並打三百戒尺，每日加挑十擔泉水才許容留；否則當夜逐出廟外。

沈鴻原因昨夜感冒，無力挑水，去往林中歇息，被獨手丐強勸，一時好奇，乘興飲了半碗白酒。初次犯戒，無心之失，遭此冤枉，有口難分。想起此來從師受了不少苦楚，好容易每日能把泉水勉強挑完，有了一分指望。如被逐出，不僅半年多的辛苦全成白受，四海茫茫，何處去尋異人為師，親仇何日得報？聞言又驚又急，又愧又悔，再三跪地哭求。志梵堅執不允，反加辱罵，絲毫沒有通融。

沈鴻原有傲骨，自受不住那惡氣，心想：每日例有的水已難挑滿，事完以後週身酸痛，筋骨和散了一樣。昨夜感冒受暑，今日挑水兩次幾乎暈倒。原有的已難勝任，如何再加？別的罪都好受，這水再加十擔萬辦不到，對方口氣又如此堅絕，越想越傷心。

正在強忍悲忿，哭求寬容，忽想起今日所遇獨手丐好些奇處，行時曾說少林寺和尚如其看我不上，他可為我指引明路。並還說起歸途如何走法，好似料定今日之事，語有深意。這和尚全不由人分說，任怎求告均無用處。這班同門師兄弟不但不求情勸說，反在一旁肆意譏嘲，火上添油。

自己來此已有半年以上，也曾留心察看，不像以前所聞，少林寺的武功奇技不曾見到，同處的人不是粗野蠻橫，便是陰沉刻薄，十九氣味不能相投，稍微有點年輩的老和尚又都住在後殿，連面都見不到，是否名下無虛也難定准。仇人父子和所養武師打手的本領均曾見過，未見面的和尚深淺不知。

如照連日所見的人，實無出奇過人之處。聞說老方丈威名遠震，本領甚高。為了習武的人打著少林寺的旗號在外惹事，近年已不輕易傳授，即便苦熬數年，如無機緣巧合，或是看我不上，仍是無望。事已萬難挽回，只好先照獨手丐所說，等到明朝如不見人，再尋賣酒王三打聽他的住處，將人尋到，求其指點，如願自然是好，否則江湖上異人甚多，只要留心物色，到處訪問，終能打聽出來，豈不比受小人欺凌要強得多？

念頭一轉，慨然說道：「老師父既不容我分辯，我也無法，只是昨夜感冒，又加受暑，尚未痊癒，容我在廟中多住一兩日，病好就走如何？」

志梵厲聲喝道：「照你家世，來我廟中閒居避暑，只不在內開葷，本可當你施主看待。既是來此從師，便應守我清規，不容絲毫違背，似你這樣又懶又饞，葷。酒兩犯，片刻也難容留，你還想回廟去麼？」

隨命人入內將沈鴻行李取放門外說：「你已不能回廟，趁著熱天，夜間涼快，月光又好，本廟出去的人只不離開本山五十里外，你便多麼膿包也不會有外人欺你。念你是個讀書人，聽人慫恿，自討苦吃，雖然犯我清規，你從未吃過這等苦楚，也實難怪，惟防途中遇到山狼，我命一人送你，去往前面鎮上投宿便了。」

沈鴻氣道：「我雖文弱，自信能邀神佛保佑，不致便膏虎狼之口，這個不勞費心。仗著少林寺威名，不受小人欺侮也就夠了。」說罷向眾把手一拱，拿了原來扁擔，挑著行囊衣物獨自上路。

沈鴻自來山中，除卻每日挑水所行之路，從未往前山去過。只聽人說離廟二十里有兩處小村，還有上月挑水時遇見一個樵夫，名叫何昌，兩下談得甚為投機，後又遇見過幾次，說是住在水源不遠，有一窩鋪，打柴之外兼帶採藥。每年三且入山，要到深秋才去，人甚誠實義氣。

挑水時曾幫過自己的忙，送他銀錢堅不肯收，是個好人，曾約閒時往訪。每日挑水累得力竭神疲，尚未去過，意欲乘著月夜前往尋他，就便打聽獨手丐與王三的住處。如不知道，當地離松林才六七里，明日回到松林守候獨手丐也較近便。邊想邊走，耳聽身後眾人紛紛嘲笑，多說：「這樣膿包也要出來現世習武，豈非笑話！」

沈鴻只裝不聽見，加急前行。走了一陣，累出一身大汗，仰望明月已然高掛天半，繁陰在地，清光如畫。空山獨行，顧影淒涼，不覺勾動心事，將挑放下，坐在山石上面，打算吹上一陣涼風，等汗乾後再行起身，忽覺口渴異常，餓得難受，想起昨夜生病，早來未進食物，後遇獨手丐，吃了幾塊牛肉，大半碗酒，醒來便被和尚趕出，未用晚齋。

近數月來日服苦役，飯量大增。先前病中不思飲食，此時病癒，日間又是空肚，自然饑渴交加，所剩牛肉又因被人發現，情急驚慌，遺失松林之內，不曾帶來。坐了一陣，實在饑渴難耐，夜靜空山，少林寺不能回去，人家村鎮相隔均遠，路又不熟，何昌所

居窩鋪雖聽說在西南角上，但未去過。

是否能夠尋到、有無現成飲食尚自難料，此外更無可投之處，只得強忍饑渴，挑擔上路，朝前急趕。一口氣趕了不少的路，算計應該到達。一望前面山坡之下乃是大片山野，與何昌所說地勢不符。又不知走有多遠，是否走錯，餓得心慌，萬分難耐。

遙望前面，相隔二三里外有片樹林，左面高山綿亙，來路已迷，越看越不對，竟不知如何會到此間。思量無計，勇氣一壯，又挑擔子走了下去。哪知行路無什經歷，樹林看去並不甚遠，實則還有五六里路。先前把路走錯，心中有事，未計里程，人已走往出山路上，離少林寺已二十來里。

初意林中許有人家，到後一看，乃是一片墳地，心正失望，覺著餓還能忍，為了牛肉太鹹，又走一大段路，天氣炎熱，口乾舌燥，渴更難受。忽聽村旁矮樹上寨餚亂響，心疑上面有蛇，跟著便聽折枝之聲，嗒的一響墜下一物，定神一看乃是一個山桃，已經跌碎。

再看上面樹上桃子甚多，大半熟透，不禁喜出望外。連吃了好幾個，雖不甚甜，汁水頗多，饑渴立解，精神大增。隨手挑大的採了十來個帶上。仰望月正天中，離明尚遠，半山之上已有了雲霧，山風吹動，空中浮雲也越來越多。當頭明月時被雲遮，天色漸漸陰沉起來。

所行之處，除那大片墳樹外，道旁鬆杉甚多，樹身高大，枝葉繁茂，天再一陰，越顯晦暗。仰望密雲佈滿天空，月光只在雲隙中微微隱現，雲多烏色，前途暗沉沉的，景色甚是陰森。既恐天降陣雨，昏夜深山不辨途徑，又想起和尚行時之言，萬一山狼隱伏，暴起傷人。

正在犯愁，猛覺身後所挑衣箱被什東西絆了一下，心中膽怯，忙往前跑出好幾步，再行回頭，並無他異，料是黑暗之中被樹幹掛了一下，先未在意。又走幾步，忽又聽身後噹的一響。原來初入山時為想習武，買了一口寶劍，到了寺中無人傳授，尚未用過。

行時唐秋相助結束行李，將其掛在箱上，想是沒有結好，墜了下來。暗忖：我真蠢牛，明有寶劍防身壯膽，怎會忘了取用？隨即取握手內。箱中本藏有二百多兩銀子，為了前後輕重不勻，路上連試幾次，覺著箱子在後，前輕後重比較好走，一直不曾換過。

等沈鴻把劍握手內，忽覺後面分量輕了許多，想起行時箱鎖忽壞，只用一索綁在外面，莫又鬆落？待要停下查看，前面暗影中忽有燈光閃動，同時空中雷聲隆隆，知快要下陣雨，且喜有了人家，不願再看，忙朝燈光趕去，果是一個村鎮，並有一人提燈而行，心中一喜，剛喊得一聲「老兄留步」，眼前金光一閃，驚天動地一聲大震。